



詩人生活

胡懷琛 編著

上海世界書局印行

詩人生活 (全一冊)

(定價銀五角)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編著者 胡懷琛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世界書局

不 准 翻 印
——
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再版

發行所
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
各省

821.8

4791

生活叢書發刊旨趣

徐蔚南

人生最大的苦悶，便是生活的貧乏。對於宇宙萬物，人間行事，缺少正當的理解，就是使我們生活貧乏的原因。鳥獸草木的生活狀態，風雨雷霆的成因結果，如果都能窺破；我們的思想行為也何致陷於迷妄謬謬！聖賢傑士的生平事業，中外各地的風土人情，如果都能了解，我們的起居動作，也何致陷於乾燥無聊！

我們現在這部生活叢書的刊行，就是從這個意義上出發的。這部叢書的効果，我們可以推知的：

第一 生活的學術化 生活的向上與改善，端賴學術的指導。沒有學術來指導的生活，便是無意識的生活。但自古迄今，學術彷彿只是學術家的享樂品

RW7320/02

，和我們的生活沒有深切的關係。現在這部生活叢書，將學術與我們日常生活打成了一片；務使學術就成為我們的生活；務使我們的生活完全學術化。

第二 生活的豐富化 單調的生活等於沒有生活。我們要使生活從單調而至於豐富，便須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與修養。現在這部生活叢書，將自然，人物，歷史，地理，種種方面都包括在內，而且編輯的方法，以興味為中心，當可使我們日常的生活得以向榮而豐滿。

以上所述，只舉出兩大端來罷了。至於像我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以及小學教員，每苦缺乏良好參考書；這部生活叢書或許就可稍稍彌補這層缺憾了吧。

這部叢書幸得海內外學者與研究者的編輯與贊助，現在方得陸續印行，與世相見。當此叢書刊行之始，謹將叢書旨趣刊布，深望鴻儒碩彥不吝賜教，是幸！

一九二九，五，廿六

宋 女 詞 人 李 易 安 像



易安居士三十一歲之照

愛國詩人陸放翁

宋陸放翁先生之像
 武都少陵先生之像
 先生名游字子
 伯玉號放翁
 其詩文皆
 名於世



行吟澤畔的屈原



酒中討生活的李太白

詩夢／劉勰／劉勰

（一）李白（701—762）字太白，號青蓮居士，祖籍西域，後徙居蜀。其詩歌風格豪邁，被譽為「詩仙」。

（二）李白一生嗜酒，其詩歌中多有描寫飲酒的篇章，如《月下獨酌》、《將進酒》等。

（三）李白之酒，不僅是消遣，更是其精神世界的體現，是其追求自由、超越現實的象徵。





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圖（作十仇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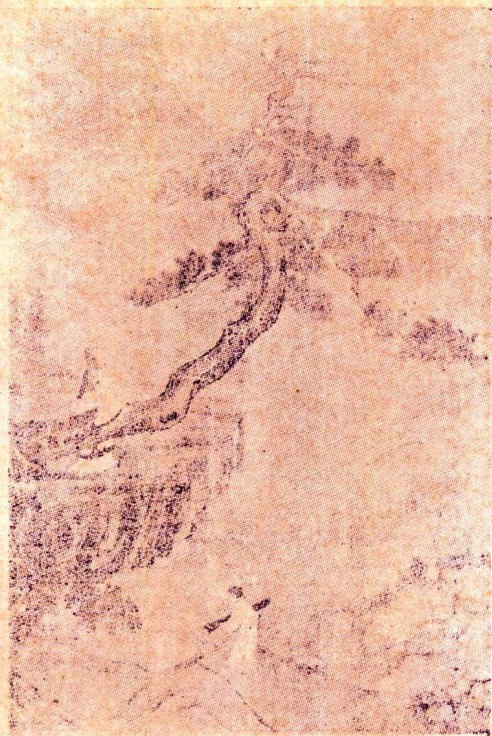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松 撫 明 淵

弁言

什麼是詩人？怎樣是詩人？這是我們研究文藝的人，心中所常有的兩個問題。這兩個問題卻不是容易回答的。抽象的答案，不著邊際，那是誰都會做的，卻總不能使人滿足。要回答這兩個難題，將實際的詩人的生活來仔細攷察一番，或許倒有點實在。我們來看看古今來有名的所謂詩人也者，究竟是怎樣一個人，和普通的人究竟有何不同之處；詩人的生活究有什麼特異之點，并且看看詩人的詩興從那裏去找來的。我們攷察了詩人的生活，知道詩人之所以成爲詩人，是與革命性，與酒，與戀愛，與癡狂等等都有極密切的關係的。本書就是以興味濃郁的筆墨來敘述這種種關係，將一個完全的詩人的生活全部顯露出來。這樣，我們不僅對於前面所說的兩個難題，可以不解自解，并且可以告訴要做詩人的人們，如何去過詩人的生活，去做一個詩人了。

目次

一 緒言·····	一
二 詩人的情感與詩人的氣節·····	三
三 尋詩(一)·····	八
四 尋詩(二)·····	一三
五 捉詩·····	一六
六 詩興·····	一八
七 苦吟·····	一九
八 一個問題·····	二三
九 詩人的革命性·····	二一

十	詩人的愛國心·····	三〇
十一	詩人與酒·····	三三
十二	詩人與戀愛(一)·····	三七
十三	詩人與戀愛(二)·····	四五
十四	詩人與戀愛(三)·····	五一
十五	詩人與癡人·····	五四
十六	詩人與狂人·····	五七
十七	詩人的主觀·····	六一
十八	詩人的夢·····	六六
十九	詩人愛自然·····	六九
二十	總結·····	七一

一 緒言

衣上征塵雜酒痕。遠遊無處不消魂。此身合是詩人未？細雨騎驢入劍門。
這是宋朝陸放翁劍門道中遇雨的詩。我們這位陸放翁先生，人家都承認他是詩人了；但是他在做這首詩的時候，好像自己還不承認自己是個詩人，所以用疑問的口吻說：「此身合是詩人未」？

究竟是不是詩人，以甚麼為標準呢？陸先生已先定了一個標準，說：「衣上征塵雜酒痕」。又說：「細雨騎驢入劍門」。

- 一、衣襟上有了征塵，還要夾雜幾點酒痕。
- 二、那一天不是晴天，是在下細雨。（這一個條件，還不十分重要。）
- 三、他是騎的驢子，不是坐轎。

四、他所走的地方，是劍門，不是上海四馬路，不是北平正陽門。

他好像是說：「現在我已具了這四種資格了，能算是詩人麼？」也就是說：「有了這四種資格，庶幾可算是詩人。」反轉來說，倘然

一、衣上沒有酒痕，

二、那一天是晴天，

三、他是坐轎，

四、他所走的地方是上海四馬路，或北平正陽門；（當然，在南宋的時候，沒有所謂上海四馬路，北平正陽門，這裏不過是說比方如此罷了。

那就無論如何，不能算是詩人。

當然，不合於這四個條件，而合於其他做詩人的條件的，也可以算是詩人；合於這四個條件的，只不過是詩人的一種罷了。

但是，我們看了這一個舉例，也就可以曉得詩人生活的一斑了。

二 詩人的情感與詩人的氣節

詩人也是一個人，表面的四肢，五官，和一般人並沒有兩樣。那麼，詩人的這個名目，能不能成立，已成了問題。從另一方面說：詩，是人們情感的流露，不必定是詩人才能作詩，不是詩人，也會作詩。在真情禁止不住時，自然發揮出來，歌唱出來，就成為詩；不必講甚麼平仄，不必講甚麼五言，七言，自然而成的為天籟；真比所謂詩人作的詩，不知要好多少倍。

這樣說來，詩人二字，已不能成立了。詩人二字既不能成立，那就無所謂詩人生活，我這本書都是瞎說了。

其實也不盡然。詩人的四肢，五官，當然和一般人一樣，沒有分別；但是詩人的性情，到底和一般人有些兩樣。

一般的人，那個不怕死。就是受了一點小冤屈，算得甚麼，何至於要投江自殺。却是我們的詩人屈原，他獨受不住冤屈，一被上官大夫所讒，他就投汨羅江而自殺了。他在將投江，未投江之際，曾遇見江上的漁父，他告訴漁父說：

舉世皆濁，我獨清；衆人皆醉，我獨醒；是以見放。

當時漁父就勸他說：

聖人不凝滯於物，而能與世推移。世人皆濁，何不淪其泥而揚其波？衆人皆醉，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醪？何故深思，高舉，自令放爲？

屈原答道：

新沐者必彈冠，新浴者必振衣。安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？寧赴湘流，葬於江魚之腹中，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俗之塵埃乎？

漁父聽了他的話，知道他的性情古怪，只好莞爾而笑，鼓枻而去。

屈原本來可以不死，倘然肯淪泥，揚波，餽糟，歠醪，未嘗不可以維持他相